

東洋圖書印

子撕扇
位千金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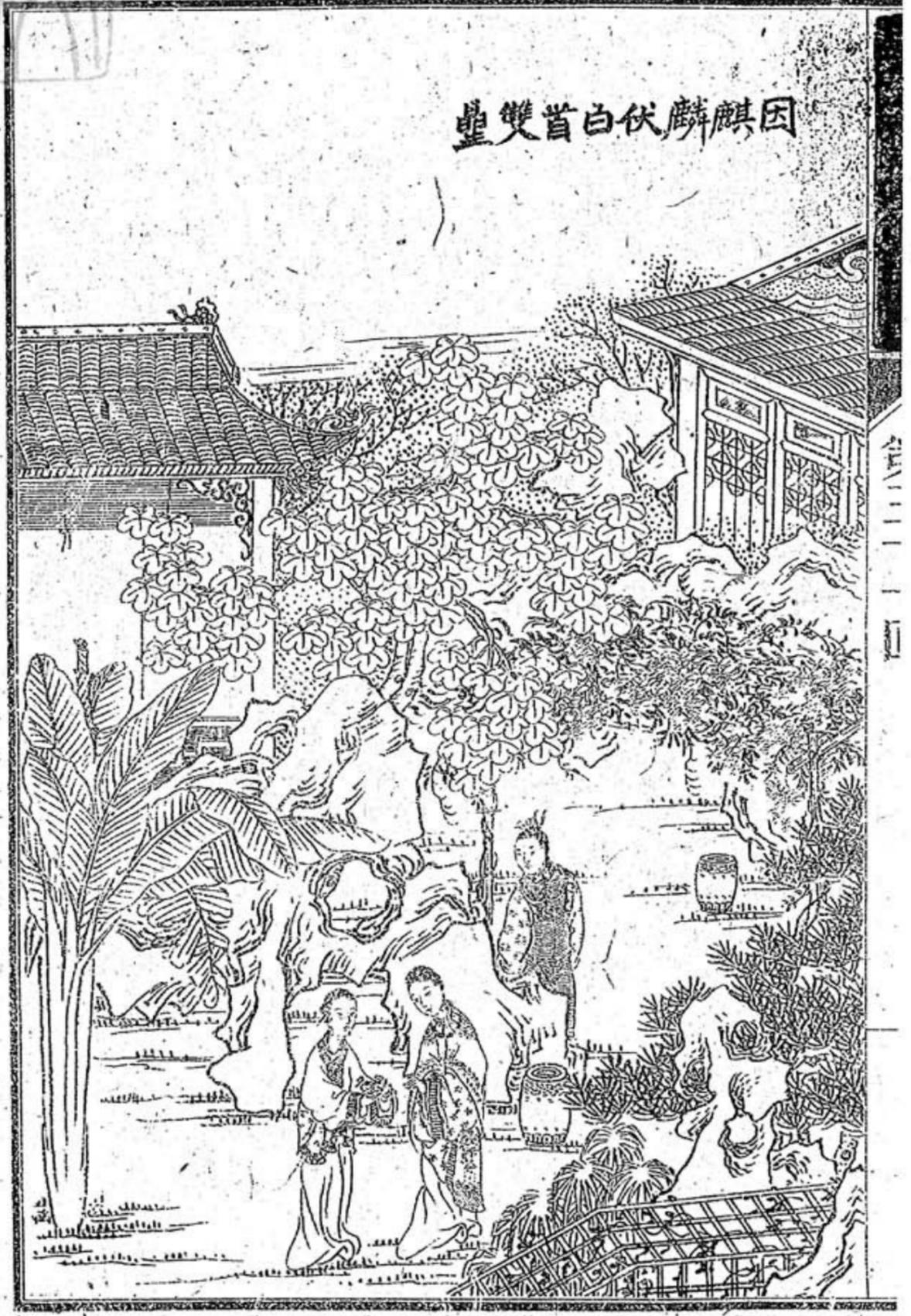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一回

七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便灰冷
非墮淚

則將賺之曰心裏冷
了半截

不知人不知鬼不覺
時候幹了多少事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燉峒丸來。襲人拉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

以上結畫一段正文而以下則屬人作餘波以下從賞端節入晴

這想那樣想其實作者之想當然耳此一回賞端陽大家無趣

既知如此可以不必還淚矣所謂識得破忍不過也

此段過脈文真是一部楞嚴經黛玉喜散不喜聚寶玉喜聚不喜散

了頭之大者無過買府主人前向然如此寶哥哥又還奚落矣

所以林妹妹心中以爲不聚的好○上文寶玉心中只願常聚者亦防其有散之一口也故至此不覺脫下事大抵如此

我者親之詞也我則親之而又愛之矣此晴雯之所以吃醋也

麼。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閒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

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緣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閒。王夫人就告訴了

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

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懂得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

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

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

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

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

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著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

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

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

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

是我們。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

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擇

此等處寶玉未免太糊塗

寸心又酸透了

此之謂也

你也大了緊對著晴雯的滿口醋意且慢說已有安排坑阱者矣

只此等沒要緊事可以知襲人之擅權只怕到氣下之時又不肯回矣

門首文

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人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倒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著當著二爺。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噪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去說。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說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這樣噪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

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

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擎

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撞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

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眾了。襲人見噪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

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

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眾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

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

在傍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

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綾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

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

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

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擊你

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

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不死將奈何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樣兒。我就先哭死了。誰知做了我和寶玉笑道。你死了。我有將哥在恐不容你死就先哭死了。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跟踉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得好些麼。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

原來碧痕與寶二

既不知他做什麼。又

妙妙不許我同洗

可為侍寵而驕者一

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掣了水來。嗒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著床。腿連蓆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盥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放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既這麼。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掣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著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掣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掣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掣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

無事礙

晴姐撕扇子撒嬌可
愛後云乏力明日再
撕乃是巧於收場

然則跌了扇子何以
以誰才目之

以上結晴雯撕扇一
段以下接寫湘雲來買
府拾金戲麟事

姊妹而青年所以親
密也

聖別人的衣裳尤愛
寶兄弟袍子靴子勒
子也

耳墜子雖多尚有缺
少一物
空中點綴之文妙於
如有其事

雪妹坊也是個淘氣
孩子

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奪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著。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閒。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了。鬢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閒。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說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住著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

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子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擎兩個汗巾子。攔腰繫著。和了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跌。跌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著。大家都想著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著。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

到後文果有我得了
好東西專等你呢之
既此時不說山什麼
東西防林妹妹也麼
如此高過去一年要
高好幾尺
是雲妹妹送好嫂子的

駁得也是看他如何
答謝

我也要聽聽

湘雲此論確有見解
不然豈不如寶哥哥
不認得姑娘了頭不清
不楚

雲兒送人物事卻有
分寸誰云雲兒無城
府耶

刻毒說妹妹耶說哥
哥耶

寶姐姐蓋關心金鎖
也那得不走開

分明四個戒指如何
此時只得三個其一
個向何處著落乎讀
者試思之猜得出方
許讀此書

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你卻又來提名道姓了林
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
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多謝你想著湘雲道我給他帶
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拏出手帕子來挽著一個挖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
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著便
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
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
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
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
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拏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
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了頭的那是那一個了頭的那使
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
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
了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楚說著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

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
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眾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
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
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
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
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裏也
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
瞧鳳姐等去眾奶娘了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
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著只
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畱下翠縷伏侍就是了眾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
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
這也和塔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塔們的翠縷
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
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

妙語解頤

究竟陰陽是什麼東西我也不明白

何處是怎麼個樣兒我也糊塗

卻是翠縷之所借

苦翠縷可與言陰陽者矣

翠縷

翠姑娘真是可兒

難道公不是陽母不是陰麼

湘雲路上無以破寂就除陽二字發出議論又得翠縷默中生趣乃文章無中生有

確有見解

難道只許你姑娘有

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遂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吃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嗒們這手裏

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拏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佩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嗒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沈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拏手帕子掩著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正說著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著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著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著先拏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拏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

雲兒亦有所感耶

居然抗禮作賓主矣
活像一個好嫂子此
作者之微意也
若再迎來一步好東
西別人拾去了
何不問翠縷倒問襲
人耶

卻也關心宜黛玉之
雷心防備也

與上將手一拍四字
對照

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擊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在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罷。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回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阿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進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著。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晴雯奚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攆。襲人送衣錢等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沖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哭記遭數。哭化為笑。靈活非常。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釵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

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著落于何處。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為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誤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拏湘雲的麒麟。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實。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稱襲人以好嫂子者。因知端委。姑爲惡謔。並不是醋。蓋各有身分。若施及卑人。則不成爲黛玉矣。

黛玉對湘雲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過後離卻黛玉。寶玉見了湘雲。果有此說。可知黛玉之防備留心者已久。

湘雲問寶玉云。幾時又有個麒麟了。生疑卽以生急。關心遂致多心。筆情之妙。在閒在澹。

一個金麒麟。翠縷將手一撒。撒給湘雲看也。湘雲將手一撒。撒給寶玉看也。雖曰主如其婢。卽是婢如其主也。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旬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一終

第拾批



新府迷寶
心昏